

全本

风月楼

漱六山房

清



风 月 楼

(第二册)

清·漱六山房 著

青 岛 出 版 社

第 38 回 还带挡做成圈套 订白头再捉瘟生

且说方子衡听了陆兰芬一番说话，非但不要她的身价，而且还替他打算省钱，心里喜欢得毛骨耸然，十分畅快，便问兰芬：“可要先付些洋钱，慢慢的还清债项？”兰芬连连摇头道：“格末谢谢耐，勿要实梗性急，就是娘姨笃面浪，耐也勿要说起，赛过无拨格件事体。倘忙一格勿当心拨俚笃说仔出去，大家晓得仔，格是勿要说啥生意哉，连搭仔局帐一钱才收勿着，去便宜俚笃格排客人也勿犯着囡。”

方子衡听了，觉得甚是有理，心中自是喜欢。但不免还有些儿不满之处，便向兰芬道：“你既是一心嫁我，何必定要多做一节生意？就有些局帐收不下来，我也不是这般苛刻的人，那有不肯代还的道理？况且你的身子已经嫁我，这些局帐自然要我包场，你又何必一定要替我节省呢？”陆兰芬听了，把眉尖一皱，颀蹙道：“耐格人啥总归实梗性急得来？格个嫁人格事体勿是一句两句闲话说得清爽格，倪末也总算商量商量，耐末也自家想想，勿要就是实梗马马虎虎。故歇倪格身体总归要嫁拨耐格哉，阿好再去接啥客人？就是生意做到下节，不过场面浪实梗说法，赛过嫁拨仔耐一样囡。”方子衡听了，方才放心。

兰芬见方子衡已经受了笼牢，这件事儿便有了二十四分拿手，正要乘着这个机会狠狠的砍他一下斧头，还要叫他情愿地报效出来，一毫不觉得陆兰芬是个敲竹杠的都头，砍斧头的名手。正是：

准备金笼关彩凤，安排香饵钓神鳌。

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忽一日，陆兰芬院中来了一个客人，是阿金同来的熟客。兰芬却讪讪的不甚应酬。过去略坐一回，便走了出来，把那客人丢在房中佯佯不睬，那客人坐了半天，仍不见兰芬出来，心中未免也有些生气，起身要走，却被阿金拉住不放。急急的过来和兰芬说了，要她出去应酬。兰芬坐着不动，那里睬她？阿金见了这个样儿，不知何故，呆呆的立在旁边，见兰芬只当没有听见一般，忍不住又催一遍。兰芬冷笑一声，也不言语。阿金见连催了两三遍，兰芬只是不理，发起火来，也冷笑道：“做生意勿做生意，生来勿关倪娘娘啥事，倪阿好来管耐，不过耐挂仔牌子，客人来仔勿应酬末。做啥格生意？”

这兰芬听了，不觉面上一红，道：“个把客人，倪勿做末勿做哉，要耐去瞎巴结俚格啥？倪做仔生意，倒挨着耐格娘娘来管起倪来哉，阿要笑话！”阿金听了，更加火冒，按捺不住，大声说道：“倪娘娘末娘娘倒也三千洋钱笃涅，耐末是先生，倪末是娘娘；客人做勿做，生来勿关倪事，只要耐拿格三千洋钱带挡还拨仔倪，格末随便那哼，随耐格便，勿然末倪也有两句闲话勒浪说说^①。”陆兰芬听得阿金竟是顶撞起来，那说话的神情十分可恶，只气得蛾眉倒竖，粉面生红，把一双小脚在地下一跺道：“耐一塌刮仔三千洋钱带挡，啥格稀奇勿煞，还仔耐格洋钱末，才完结成碗。阿挨得着耐来瞎噪，

嚶嚶嚶嚶啥格样式！直头无拨仔淘成哉^②。”

阿金冷冷的把手一摊道：“还仔倪格洋钱末，顶好哉嘅，倪有仔三千洋钱，阿怕无拨仔生意？勿要耐故歇末说得蛮好，停歇歇要起洋钱来原是无拨，格是定规勿成功格涅^③。”兰芬怒极，转向方子衡说道：“耐听听俚格闲话，阿要气煞仔人？二三千洋钱，才拿勿出仔末？直头拨耐钝光格哉^④。”阿金呵呵冷笑道：“耐实梗格红倌人，阿怕拿勿出仔洋钱？就不过还有倪经手格店帐，好像勿少。耐倒记记明白，一淘交代仔倪，等倪去还拨仔俚笃完结，明朝等耐舒齐好好倪来拿。”^⑤说罢，竟自走了出去，头也不回，自去回复那客人去了。只把个陆兰芬气得呆了多时，一言不发。

方子衡婉婉转转的劝了兰芬一回，兰芬长叹道：“总归倪要仔俚笃格带挡勿好，耐看俚格样式标得来，阿像啥格娘姨？赛过比仔本家再要厉害。故歇倪也说勿得哉。想点法子，还仔俚格洋钱，看俚阿再有啥格说话？”说到此处，便顿时愁锁双眉，着实的蹉跎起来。方子衡问她为什么这般着急，兰芬道：“阿金格带挡洋钱，倪答应末答应仔俚哉，故歇想起来，一时三刻，陆里拿出几花洋钱？格件事体倒直头间架哉涅。”

方子衡微笑道：“这些小事，极是容易，何必要这般着起急来？明天我就去打张票子，替你还了他的带挡可好？”兰芬摇头道：“耐勿要实梗性急，等倪到别处借借看，倘忙无借处，再搭耐说。”方子衡诧异道：“前日我早已和你说明替你代还债项，为什么忽然的不要起来？”兰芬道：“勿是呀，耐勿要缠错涅，耐搭倪还债末，倪阿有啥勿要？耐搭格洋钱放来浪，总归一总格呀，等倪下节勿做仔生意，再拨倪好哉。”方子衡听她说得有理，点头称是。

隔了一天，兰芬说是出去借钱，去了半晌，方才愁眉不展的回来。方子衡急问他可曾借到，兰芬拍手道“无借处喏，啥人肯借拨倪呀？倪问格客人要借五千洋钱，俚勿借倒也罢了，陆里晓得俚说出来格闲话，格末来得讨气。俚倒说：‘耐借得忒多哉喏，一借就是五千，叫倪陆里来得及？勿比三百五百洋钱，倪还好应酬应酬。’倪拨俚气昏哉，对俚说倪‘穷末穷，几百洋钱倒也勿在乎此。倪要老仔格面皮，问客人笃来借格三百五百洋钱，格是好煞格哉。’难末倪一径跑仔转来，耐说阿要勿色头？”

方子衡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一准去划了票子来，可好？”兰芬道：“难道生来只好问耐方大人借哉，不过耐方大人末，看仔几千洋钱没啥稀奇，倪自家心浪意勿过煞来里。”方子衡果然去后马路汇划庄上划了一张五千洋钱的汇票来，交与兰芬。兰芬接在手中，低声笑道：“谢谢耐，倪今朝拿仔耐洋钱，赛过就是收仔耐格定洋，故歇耐搭倪两家头……”兰芬说了半句，觉得似乎有些不好意思，两颊微红，回头匿笑。方子衡看了这种含羞佯笑的情形，浅逗轻挑的言语，只把他喜得眉飞色舞，乐不可支。

陈兰芬接了银票，便立刻唤了阿金上来，又从妆台抽屉内取出一叠发票，一一的算清，合起来连那三千带挡洋钱统统在内，竟有五千多些。兰芬又开了拜匣，取出几张钞票，一齐交与阿金，当面言明，从此两无交涉。又把阿金数说了一番，说她不该这样的全无义气，无缘无故的和她吵起来。阿金银钱到手，并不计较，冷笑两声，接过票子，收拾衣装扬长去了。

这兰芬便问方子衡道：“倪收末收仔耐五千洋钱，阿要写

张借票拨耐？”一句话，把个方子衡说得哈哈的笑起来道：“岂有此理！难道我不相信你么？”说得兰芬也一笑道：“勿是呀，常恐耐勿相信，说倪骗仔耐格洋钱。”

自此以后，兰芬便和方子衡商量，要办红裙披风，珠花首饰，一切嫁人应用之物，估计起来，也有三千斤外。方子衡那里晓得兰芬不是真心，一味的拿出钱来，任凭布置。兰芬因天气甚热，借着歇夏的名头，不出堂差，夜间的和酒也就少了些儿。方子衡忽然想起要坐马车，便向兰芬说知，要她同去。兰芬道：“一淘去也无啥，就不过倪去末，总归要带个娘姨，一部车子坐勿落碗。”方子衡道：“一部坐不下，就叫两部，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”兰芬方才欢喜，叫相帮去雇两部橡皮马车。相帮去不多时，马车已是来了。方子衡便催着兰芬，叫她快换衣裳。兰芬将就洗一把面，略施脂粉，重整云鬓，换了一套衣服，越显得娇如鲜语，弱不胜衣，扶在娘姨肩上向方子衡笑道：“价末倪去涅。”方子衡只是讪笑，要让兰芬先行。兰芬不肯道：“倪勿要呀，耐毫燥点走涅。”方子衡一面笑，一面同着兰芬出门，上了马车，马夫加上一鞭，跑开四蹄，径往大马泥城桥一带跑来。

此时正是六月初天气，新月在天，明河倒影，碧天如水，萧然无云。已觉得心旷神怡，烦恼尽去。再过了跑马厅一带，无数的重阴密树，接干交柯。树阴之内漏出一角月光。那树枝的影儿不住的往来弄影，风飘翠袖，露湿罗衣，好像到了清凉世界一般。到了张园，方子衡和陆兰芬下了马车，就在草地上拣一张桌子，泡茶坐下。不多的一刻，那班有些名气的信人。陆续到来，也有泡茶的，也有并不泡茶到各处去闲走的。内中有认得兰芬的信人，走过来招呼两句，兰芬含笑

应酬。忽见随后又是一班少年客人，蜂拥而来。在一班信人的桌子面前走来走去，穿个不了。口内评头品足的恣意说笑。

那班信人也有背过脸儿不去理会的，也有打情骂俏儿搅生意的，更有和客人动手动脚扭作一团的。兰芬看不入眼，扭转身子向方子衡说道：“故歇格信人，真真笑话，耐看俚笃当仔几几化化人，做出实梗样式，阿要面孔，连搭仔格倪台，才拨俚坍完格哉。”方子衡点头称是。兰芬正在说话，忽然背后伸过一双手来，两手交叉，把兰芬的眼睛紧紧掩住。兰芬不晓得什么人和他玩笑，待要发作，又恐是个熟人，不好意思，发极喊道：“啥人价，勿要实梗噪涅。”就这一声喊里，背后的人方才放手，哈哈的笑起来。兰芬急回头看时，原来不是别人，就是那章秋谷。兰芬见了，故意沉下脸来，埋怨秋谷道：“耐末总是实梗无淘成，倪拨耐吓煞快，认仔是个流氓，要拆倪格梢哉。”说着不禁也笑了。又反手摸摸头发，用豆蔻盒的镜子照了一照。

秋谷随便坐下，招呼了方子衡，陈文仙随在秋谷身后，便也坐在一旁。秋谷向子衡道：“多时没有见你出来，怎么今天居然有空儿坐起马车来了？你们贵相知竟许你出来么？”方子衡一笑，尚未回言，陆兰芬面上早不知不觉的红起来，瞟了秋谷一眼道：“耐末总无拨好闲话说，狗嘴里阿会生得出象牙？方大人出去勿出去，阿关得倪啥事？随便啥格闲话，到仔耐格嘴里向末，就无拨仔淘成哉。”秋谷正待再说，方子衡拦住道：“你们不要大家斗口，还是我们来谈谈罢。”就把椅子往前挪了一挪，低声诉说要娶兰芬回家去，可好托他做个现成媒人。

秋谷听到此间，便把兰芬着实盯了一眼。兰芬低着头装

不看见，自在那里和陈文仙交头接耳的密密谈心。秋谷等方子衡说完，方才笑道：“原来你就要纳宠，所以这样喜欢，我竟没有晓得风声，不曾和你道喜。但是你要我做个现成媒人，虽然极是容易的事情，这个媒人我却是做不来的。”正是：

画中爱宠，难销金谷之春；天上兰香，一现昙花之影。
欲知后事，请看下回。

① 你不做客人我也不管。但是带挡三千洋钱要还了，我才不管。

② 三千洋钱有什么稀奇。还了你就不完了。

③ 不要现在说得很好，等要钱还是没有，那可不行。

④ 真真气人，三千洋钱我竟拿不出。

⑤ 还有店帐，一并交我还清。一共五千多。

第 39 回 陆兰芬雨后试新妆 方子衡花前申旧约

且说章秋谷向方子衡道：“你要我做个媒人，我却不能答应。为什么呢？一则我向来没有经手过这些事情，二则在堂子里头讨个把信人回去，老实说，也用不着什么媒人。你们自家早已两下言明，这个媒人，岂不是个多余饭桶？”说得方子衡同兰芬都笑起来。秋谷又道：“此时我不做媒人，可担不着将来的关系。不要你们回来有了什么说话，又来寻起我来。”方子衡听得秋谷口风诧异，连忙问他：“将来好好的，有什么说话？”秋谷微笑，正要回答，那边兰芬咳嗽一声，向秋谷递过眼色，似乎教他不要多说。陈文仙坐在背后，更把秋谷的衣裳乱扯，秋谷不觉笑了一笑，转口说道：“不是别的，你们既然请了我做媒人，将来免不了有什么开销赏项以及脱牌子的喜封等，很是一件累赘的事情。你想我弄得来这个么？”几句话就把方才的情形遮掩过了，兰芬方觉放心。方子衡本来没有留心，哪里估量得到他们的话中有话，便把这一层说话丢过一边。

方子衡问秋谷道：“明天你可有应酬么？若是没有什么应酬，明天我就在兰芬那里摆个台。请你们吃杯喜酒。”秋谷攒眉道：“多谢盛情，我却未必能到。这样的热天，吃酒有什么味儿？我向来六月天气不去应酬，你还是另请了别人罢。”方子衡听了，直跳起来嚷道：“岂有此理，我专诚请你，你竟不肯赏我的

光，可是瞧我不起么？”秋谷尚在迟疑，经不得方子衡一定不肯，兰芬也在旁边说着，方才勉强点头。秋谷略坐了一会，不耐久坐，霍地立起身来，向方子衡道：“亏你们还都有这样的耐心，呆呆的坐在此间，有什么趣味？我天天到此一趟，总不过打一个圈子，若不是遇见熟人，一刻也不能久坐。”

兰芬道：“难倪也要去快哉。”秋谷使用手搭着凉棚，四周一望，见自己的马夫正在前面，连忙招手叫他。那马夫跑来问道：“阿是去哉？”秋谷更不言语，只点一点头。马夫去不多时，便拉了一部橡皮两轮快车过来，停在草地旁边。秋谷指挥陈文仙，叫他先上车去，然后向方子衡拱手告辞，撩起衣裳，纵身一跃，早坐在马车上。回头向兰芬微微一笑，飞过眼风，一手顺过丝缰，一手拔出鞭子，把鞭梢扬了一扬，马背上加上一鞭，那马跑开四蹄，电卷风驰，径往圈外而去，顷刻之间了早已烟尘滚滚，不见影儿，只听得远远的马蹄声音。正是草软沙平，十里春风之路；香车宝马，一鞭陌上之尘。陆兰芬看提出神，不由得口中喝一声彩。方子衡绝不理睬，随后叫娘姨去寻着了马车，一同回去。

次日，直睡到午后方才起身，梳洗已毕，差不多有两点余钟。其时正是万里无云，一轮赤日，热得十分厉害。流金砾石，鸦雀无声。兰芬房内一齐都装着风扇，终日扇风，那里解得这天中的烦热？不但方子衡热得走头无路，连陆兰芬也热得微微娇喘，汗透罗衣。正在无可奈何之际，忽见西北角上堆起一片黑云，方子衡道：“好了好了，天上堆起云来，像是要下雨的光景。”就拉了兰芬，同他坐到窗前去。果然一堆云起，渐渐的移过来，移到天中，不知不觉的已把目光遮没，不多一会，就遮得满天都是乌沉沉的，就如晚间的天色一般，辨不出东西南

北。

兰芬看得有些害怕起来，拉着方子衡的手道：“倪进去罢。怕煞个，看俚啥介？”两人手挽着手，正要进去，大风起于西北，汹汹涌涌卷过来，就像那钱塘江上的潮水一般，有千军万马金戈铁马之声，自远而近，把楼上的几扇玻璃窗吹得互相撞击，砰訇有声。只听豁啷一声，早打碎了两块玻璃，吓得兰芬拦着方子衡，三脚两步的跑了进去。再看那天上时，风声怒吼，云气迷漫，愈觉暗得异样，差不多像大米的泼墨山水，满纸淋漓。天低如盖，那云昏雾暗之中，隐隐约约的现出万道金蛇，周回乱掣。兰芬慌忙叫娘姨们去关上纱窗，话犹未了，又是一阵凉风吹进。吹得毛骨悚然，随后电光一闪，霹雳一声，大雨倾盆而降。一班娘姨七手八脚的关上窗棂。霎时间狂风骤雨，把房震得岌岌动摇。

兰芬素来胆小，最怕雷声，吓得伏在方子衡怀内，自己用两手紧紧掩住耳孔，又叫方子衡用衣袖遮护着他的头面，一动也不敢动。方子衡甚是好笑，只得用两手揽住兰芬的粉颈，紧紧的抱着她。那窗外的雨一阵大似一阵，好似那匡庐瀑布，大海飞湍，白茫茫的一片，平空直泻下来，夹着那闪烁烁的电光，四周飞舞，直射入屋子中间，照得人毫发肌肤，纤毫毕见；雷声又隆隆而起，轰轰隐隐不绝于耳，震得大家心骇耳聋。兰芬靠紧了方子衡，浑身乱颤。

好一会，雷声渐止，檐溜仍淙淙不绝。停了一回，渐渐的也小了。兰芬方才放大了胆，放开子衡，立起身来，已经揉擦得脂粉模糊，云鬓散乱，连身上的纱衫裤子也绉得不像样儿。兰芬走到着衣镜内端详了一回，自己也不由好笑。忙忙的换了衣裳，重新梳洗。方子衡自己走到窗前，向外看时，残雨未消，晚

烛初散，尚兀自有些跳珠激浪的余势。再向天上看时，断虹明减，霞彩满天，那天上的颜色就如水洗过的一般，苍翠欲滴。约莫正是七点多钟时候，那林梢屋角之间尚隐隐的有些薄雾，暝色四周，苍然欲合，早露出一钩新月，斜挂天中。这一阵急雨，把方才的暑气不知赶到何处去了。晚风吹袂，凉气袭人；当户披襟，开轩送爽。竟是深秋天气，那里像什么三伏炎天？

方子衡心中大乐，便连声叫取笔砚过来，写了几张弯弯曲曲的请客票头，正要叫人去发，恰好陆兰芬晚妆初罢，缓步走来。换了一身白罗衫裤，拖着一双湖色拖鞋；淡扫娥眉，不施朱粉，只淡淡的点了一点唇上的胭脂；秋波送媚，巧笑多姿；娇如解语之华，皎若中秋之月；眉如还黛，八字斜描；腰似垂杨，三眠初起；加以云鬟耀眼，凤翼低垂，梳得竟没有一根乱发，夺目争光，只带着一支全绿翡翠押发，鬓边髻上，簪着一排茉莉珠兰，娇艳动人，香风扑鼻，又夹着一种花露水的香风，十分甜静。灯影迷离之下，竟是花香人气，一例模糊。好像兰芬身上有一道光花射到面前，把方子衡的眼光罩住，越看越不得分明起来。

看官听者，这样的一身妖艳，满面风流，就是那目中有妓，心中无妓的有名道学先生到了此时，也万万把持不住，何况这方子衡不过是一个公子哥儿，没有什么阅历，又是个头等瘟生、著名冤桶，那里逃得过是陆兰芬捉怪降妖的绳索，勾魂摄魄的兵符？

当下方子衡见了陆兰芬这一身打扮，不由的三魂七魄一起飞出顶门，不知去向，一口气放了出去，几乎收不转来，正在那飘飘荡荡的时候，忽然觉得有个人把他的肩膀乱推，方才把他推醒。回转过头来，见陆兰芬立在身后，一只手扶自家肩上，

用力乱摇，却笑得面红耳赤，腰都立不起来，趁势伏在方子衡背上笑作一团。方子衡不知何故，冒冒失失的问了一声，兰芬更加好笑。笑了半天，方说道：“耐心浪想着仔啥格老相好哉？倪问仔耐几声，一响勿响。阿是勹听见？”方才衡听见，不觉自家也笑起来。”兰芬又问子衡道：“吃酒末晏歇正好来碗，啥格要紧得来？阿嫌忒煞格早仔点？”

方子衡道：“趁着这一场雨后，暑气全消，正好趁此摆起台面，略早些却也不妨。”兰芬听了，便叫相帮一面去发请客票头，一面摆好台面。请的客人却是章秋谷第一个先到。刚刚走进房门，便笑道：“好大的一天风雨，一会儿就凉快了许多，真是一雨成秋，绝不是六月间的天气了。”方子衡点头道：“是，我处今日比昨日更热，还怕你不肯赏光。不料天公凑趣，下了这一场大雨，好像代我邀客一般。”说话之间，兰芬也来应酬两句，不觉又谈起兰芬身上的事来。方子衡问秋谷道：“你看兰芬的为人如何？”秋谷听了，看着兰芬微微而笑，不发一言。

兰芬正和秋谷并坐，连忙用金莲踹一踹秋谷的脚。秋谷忍着笑答道：“兰芬的为人，还有什么不好？待你也煞是多情。但是依我看来，吃惯了这碗堂子饭儿，恐怕做不来良家妇女，你道如何？”方子衡正在一团高兴的时候，巴不是要旁人帮衬，不料被章秋谷兜头浇了一桶冷水，心中大为不然，默然不答。陆兰芬却急了，插口说道：“人家人末也是人，倪堂子里向末也是人，阿是吃仔堂子饭，就勿好做人家人格哉？倪归辰光，一班姊妹嫁人格多煞，故歇才是蛮好来浪，也勹出歇啥格花头碗，独剩仔倪一乾仔运气勿好，嫁仔人再出来，做格个断命生意，一经也会碰着歇对劲格客人，故歇难得格方大人搭倪要好，说好仔要讨倪转去。耐二少是方大人格朋友，该应要照应倪点。方

大人心浪有啥勿舒齐末，搭倪说两声好话，勿壳张耐格二少爷好话勿说，倒说起倪格邱话来，耐阿对倪得起？也无拨该号道理噃，方大人阿对？”方子衡听了，只是点头。

陆兰芬说完了这一番说话，又暗暗的拉了秋谷一把，斜溜了他一眼，送个眼风。秋谷料想方子衡已经堕落在情海中间，哪里翻腾得起？此刻徒劳口舌，劝他也是枉然。便趁着兰芬拉他的机会，立起身来，哈哈笑道：“算了算了，我等共讲了一句无心的说话，反被你叽哩咕噜说了一大篇，难道我有心破败你们的好事么？”兰芬也笑道：“耐自家勿好噃，啥人叫耐瞎三话四介？”说着，又使一个眼色，把秋谷调至外房，悄悄埋怨他道：“耐格人末，直头少有出见格。别人末只有帮帮儿格腔，耐倒来弄倪格嘴舌，阿要讨气，故歇倪搭耐说明白仔，勿要去多说话，阿晓得？”秋谷也笑道：“姓方的是我的朋友，我不提醒他一句好像不好意思。”

兰芬答道：“耐再要说，姓方格又勿是耐同来得格客人，随便俚去那哼，勿关耐事，要耐去瞎说格多花啥？”秋谷听了，也觉得不差，只得点头答应。又答道“你要我不开口却也不难，我坐在这里，你朝我磕一个响头，我便不露你的马脚。不然。就要对你不起。”恨得个陆兰芬又气又笑，咬紧了牙齿，把他揉了一揉。秋谷趁势走进房去。回头望着兰芬咳嗽一声，急得兰芬远远的向他摇手，又合掌当胸朝他拜了几拜，似乎央告他的意思，章秋谷方才微微的点了一点头，兰芬放下了心来，跟进房来。方子衡问道：“你们同到外房，说些什么？”兰芬一笑，不答。秋谷道：“你们贵相知将我调到外房，不过要打听打听你的家世，并没有什么别的事情。”

正说着，只见金汉良也高高兴兴的走进房来，随后客人先

后都到。写了局票，起过手巾，方子衡邀客入席。陆兰芬亲身斟酒，甚是殷勤。不多一会，相帮叫局回来，把金小宝的局票带回，放在台上说：“金大少叫金小宝勿来，说谢谢哉。”众人相顾错愕，都看着金汉良的面色，看他说出什么来。正是：

落花有意，犹开半面之妆；流水无情，不逐胡麻之饭。
要知金小宝为甚不来，下回分解。

第 40 回 蓝桥咫尺旧雨不来 芳草天涯王孙归去

且说金汉良叫了金小宝的局，小宝回说不来。方子衡也觉得十分诧异，多看着金汉良的面色，想着她下不来台，定要发作一场，重写局票去叫。不料金汉良不慌不忙，面上也没有一些愧色，竟是若无其事的一般，慢慢的说道：“我昨天在小宝院中，小宝这两日受了暑气，我就料他今日未必出来，果然今夜不能出局。这原是我自家不好，不应就去叫他。”众人不料金汉良说出这一番话来，一个个十分好笑，却又不好说明，只含着笑看他的神色。金汉良见无人应接，自觉脸上也有些发起热来，只得又向方子衡说道：“小宝的为人，却甚是和平，没有一些时下倨人的习气。兄弟深晓得他的性情，他却也不把兄弟一定当做客人看待，差不多就像自家人的一般。所以他偶然有些差错之处，兄弟也并不怪他。今天他一定是撑不起来，才回了兄弟的条子。若换了别的时候，只要他勉强得来，兄弟去叫他的局，万没有不来的道理。”方子衡虽然是个外行，然而毕竟是个世家子弟，终不像金汉良的草包，听了他这一派怯排场的说话，也觉好笑。

章秋谷更觉得胸胃中作恶起来，皱着眉头，瞪了金汉良一个大大的白眼，暗想这样的东西，怎么也到应酬场中现眼，亏